

翠神乾坤 查小欣

徐子珊在新劇《雷霆掃毒》有出色表現，在化妝間巧遇她，不禁稱讚她，她喜出望外：「你有看？」跟她說：「其中一幕你穿著五吋高跟鞋在小巷中跑來跑去，看着也替你辛苦。」

徐子珊有電影命

「你可以教她路，有不少藝人的財富都是從投資有道賺回來的。」我說。「力不為財，別人教路，也要我有時間去跟進，好像股票市場，起落那麼快，如果我在開工根本無法貼市場，很易虧損。買房子也是，那位粉絲會出去找荀盤，又要做很多資料搜集，這些錢不是我賺的，我還是集中火力，用心拍戲好了。」

天言知玄 楊天命

約好了的情人遲到，你正等得焦急如焚，腦海裡會想起些什麼呢？他/她是否遇上交通擠塞？他/她的工作被延了？為何不早些離開？他/她是否不重視這個約會，還是壓根兒不尊重自己？對方是否不愛我了？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別讓思想雪崩

清背後的真相才理性地處理每一件事，雖然人生仍難免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但相信我們日常所感受到的快樂與痛苦增加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七十！

不變中求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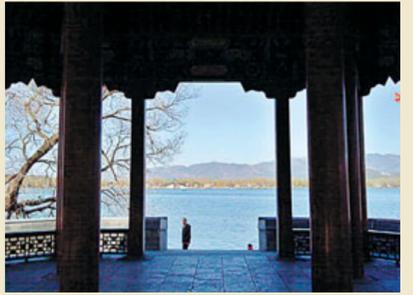
金庸在《歷史的一刻·序》，提到歷史一刻的變動不居：「雖然如此，無常的歷史生命之中，還是有些特殊的一刻，含有特殊不同的意義。每個人初出母胎，呱呱墜地，每個人結婚生子，每個人逝世死亡，這一刻刻是悲是歡，是離是合，對於斯人斯世便具有永恒意義，此謂無常中之有常。」

中國再也不能把當前的弊病推過歷史了。一百五十年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強奪香港的缺德行徑已經成為過去。以後，中國得為香港負責了。

亭中記事

去年吳老師摔傷了腿，之後就只能拄個拐來頤和園唱歌，往往在亭中一呆就是一天，旅行袋中裝著歌本、水和乾糧。吳老師說，反正我在家呆著腿也是痛，還不如上亭子這兒坐着，熱熱鬧鬧能忘了痛。我想，吳老師當義務指導，幫助別人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

去年吳老師摔傷了腿，之後就只能拄個拐來頤和園唱歌，往往在亭中一呆就是一天，旅行袋中裝著歌本、水和乾糧。吳老師說，反正我在家呆著腿也是痛，還不如上亭子這兒坐着，熱熱鬧鬧能忘了痛。我想，吳老師當義務指導，幫助別人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



亭子是個絕妙的歌唱之地。 網上圖片

去頤和園，走在蒼松翠柏的萬壽山下時，遊人們經常聽到山上飄來一陣悅耳的合聲，拾階而上，便見山道的碎石小道邊一個古樸的亭子中，有幾位歌者在合唱外國民歌，低音與高音部配合得非常和諧，引得很多路人駐足仔細傾聽；有時，一些偶爾路過的外國旅遊團也會停下來傾聽。某日歌者們合唱俄羅斯民歌《垂柳》，三個聲音配合得非常動聽，正好路過一個俄羅斯旅遊團，老外們便駐足一同唱起來，團裡的俄羅斯兒童也都唱這首歌。

亭子是個絕妙的歌唱之地。一邊是小路，三面都掩映於高大的樹木之中，空氣清新，喜鵲與松鼠在山石上跳來跑去。某天聽罷一曲，我與歌者攀談起來，讚美她們動人的歌聲。歌者們多數是退休者，有原國企員工，有原機關幹部，有的原來是專業人員。很多歌者，大家在亭子中唱歌時一見如故，因都熱愛美聲便結為歌伴。歌者們多數都不年輕了，有位劉女士已經50開外，有位張女士已經70多歲了。這樣的年紀，過去都得老老實實呆在家裡照顧孫輩，現在呢，卻天天背着旅行袋跑到公園來唱歌，這就是時代的進步吧！當然，也有年輕人，比如一個愛唱歌的小保安，到北京來尋找歌唱之夢，只有20出頭。

第一次吃泰國菜，是在泰國。那個時候，泰國菜在香港並未流行，不像如今到處都有泰國菜館。當時吃到的，可以用辣到飛起四個字來形容。泰國菜給人的感覺都很濃厚，膩膩的。那時吃了什麼道地的泰國菜？如今已無從記憶，只記得那道冬蔭功湯。

要說日本主婦的故事，真的長如匹布。由日本自一九五五年開始發展團地住宅後，已有「團地妻」的出現，成為椰樹嘲弄日本家庭主婦生活無愛，終日空虛度日，致陷入不倫戀中的色情產物。不過團地生活的好景不常，代表新一代中流家庭的功能未能持續，但並不表示此一「傳統」已斷，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電視劇《星期五的妻子們》正好承接脈絡而生。電視劇講述小川知子本來是一名空姐，既重視子女的教育，而且又十分能幹，但丈夫仍是外遇，於是最終便離婚了，而系列中正好強化家庭中的煩惱，以及為妻子的出軌尋找堅實的證據支持。撇開性與道德不談，主婦的餘閒其實也維持不久，正如落合惠美子在《21世紀的日本家庭，何去何從》(05)：山東人民中譯本，10)所言，自從石油危機以來，日本丈夫的工資水平到了頂，再沒有上漲的希望，而教育費及住宅費的要求，令妻子必須工作來增添家入，也即是經濟條件的改變迫使主婦再度投身勞動市場。

輕盈泰國菜 湯裡面的材料太多，要花功夫去撥開這些材料才能喝，而且挑食材料時也要撥開不能吃的東西，有點麻煩。最近，朋友請我到銅鑼灣新會道一家新開的泰國菜館吃飯，說是有特色，因為不是濃口味的泰國菜，而是改良自創的輕盈泰式菜。

日本兼職主婦的哀歌 當然不是說主婦就一定只能投入兼職的勞動市場，羅拔絲(Grenda Roberts)於一所關西地區的大型休閒服裝及內衣生產商田野調查(以假名Anee名之)，便發現到公司的成功之道，在於大量起用已婚女性為常規藍領工人。於一九八四年的調查中，竟發現已婚女性的整體員工比例可高達百分之四十八(《Re-imagining Japanese Women》, Anne E. Inamura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96)。只不過顯然此絕非常態，尤其是隨着泡沫經濟的爆破，日本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均向下滑，對本來已不太富裕的中流乃至上層主婦來說，正說對，就算找到一份兼職已屬倖倖。正如三浦展在《急速風化的日本》(株式會社洋泉社，06)中的觀察，不少地域上的企業動員了社區內的主婦勞動力，間接也令到區內的家庭關係出現分崩離析的情況。而湯淺誠在《反貧困——逃出滑溜的社會》(東京岩波新書，08)亦指出，一旦接受了社會救助，身邊便會出現不少異色眼光，以對主婦而言，即使明知自己成為勞動市場中的被剝削分子，也被迫硬着頭皮去支撐下去。在桐野夏生的《UT——主婦殺人事件》(97)及奧田英朗的《邪魔》(01)，對於兼職主婦的悲情哀歌，都有深刻而精準的描述。

西寧社會新聞 原本以為西寧應該是一個寧靜、純樸的山城，但看九月十六日一天的《西海都市报》，一整版的《西寧城事》，其中的三則社會新聞，竟和香港這個污濁的資本主義大都會所出現的一模一樣。一則是說西寧有一個所謂「風水先生」，藉着風水、驅鬼魂、作法消災的謊言，誘騙一女子脫衣施法，對其裝裝非禮，終於鬧上警署的事件。這種以迷信非禮以強姦女性的事件，在香港不是時有所聞嗎？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要說日本主婦的故事，真的長如匹布。由日本自一九五五年開始發展團地住宅後，已有「團地妻」的出現，成為椰樹嘲弄日本家庭主婦生活無愛，終日空虛度日，致陷入不倫戀中的色情產物。不過團地生活的好景不常，代表新一代中流家庭的功能未能持續，但並不表示此一「傳統」已斷，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電視劇《星期五的妻子們》正好承接脈絡而生。電視劇講述小川知子本來是一名空姐，既重視子女的教育，而且又十分能幹，但丈夫仍是外遇，於是最終便離婚了，而系列中正好強化家庭中的煩惱，以及為妻子的出軌尋找堅實的證據支持。撇開性與道德不談，主婦的餘閒其實也維持不久，正如落合惠美子在《21世紀的日本家庭，何去何從》(05)：山東人民中譯本，10)所言，自從石油危機以來，日本丈夫的工資水平到了頂，再沒有上漲的希望，而教育費及住宅費的要求，令妻子必須工作來增添家入，也即是經濟條件的改變迫使主婦再度投身勞動市場。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純樸的山城，但看九月十六日一天的《西海都市报》，一整版的《西寧城事》，其中的三則社會新聞，竟和香港這個污濁的資本主義大都會所出現的一模一樣。一則是說西寧有一個所謂「風水先生」，藉着風水、驅鬼魂、作法消災的謊言，誘騙一女子脫衣施法，對其裝裝非禮，終於鬧上警署的事件。這種以迷信非禮以強姦女性的事件，在香港不是時有所聞嗎？

路地觀察 湯禎兆 要說日本主婦的故事，真的長如匹布。由日本自一九五五年開始發展團地住宅後，已有「團地妻」的出現，成為椰樹嘲弄日本家庭主婦生活無愛，終日空虛度日，致陷入不倫戀中的色情產物。不過團地生活的好景不常，代表新一代中流家庭的功能未能持續，但並不表示此一「傳統」已斷，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電視劇《星期五的妻子們》正好承接脈絡而生。電視劇講述小川知子本來是一名空姐，既重視子女的教育，而且又十分能幹，但丈夫仍是外遇，於是最終便離婚了，而系列中正好強化家庭中的煩惱，以及為妻子的出軌尋找堅實的證據支持。撇開性與道德不談，主婦的餘閒其實也維持不久，正如落合惠美子在《21世紀的日本家庭，何去何從》(05)：山東人民中譯本，10)所言，自從石油危機以來，日本丈夫的工資水平到了頂，再沒有上漲的希望，而教育費及住宅費的要求，令妻子必須工作來增添家入，也即是經濟條件的改變迫使主婦再度投身勞動市場。